

## 舍勒对羞感心理的现象学分析

牛正兰 李朝东

(西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内容摘要:** 羞感是指人的精神意向在回首自己的身体时发现自己被束缚在一种动物性生存状态的心理情感体验和生存处境, 它对伦理道德的形成和遵守具有基础性地位和作用。羞感区分为身体羞感和精神羞感, 身体羞感是廉耻之心的生命感觉基础。精神羞感则是一切道德律令有效的灵魂保证。

**关键词:** 羞感; 体验; 谦卑; 尊严; 献媚

**中图分类号:** B0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804(2005)01-0062-06

德国著名的天主教思想家、伦理学家、社会学家、哲学人类学的奠基人、现象学哲学的重要代表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 1874~1928)认为, 只有借助于现象学哲学的方法, 才能阐明伦理学的终极内涵, 而这又必须借助于对伦理学起源的现象学考察。现象学的基本方法是“面向事物本身”。他认为, 伦理学起源于人的害羞感这种心理现象, 只有面向“羞感”这一心理学和伦理学的基本事件本身, 并对于羞感给予确切的和实证的阐明, 伦理学才能在历史和客观的语境中获得对道德起源及其本质的真正认识, 并对人自身的生存方式有所了悟。

对羞感心理进行现象学的考察, 首先需要对现象学有个基本的认识。严格意义上的现象学是由胡塞尔开创并倡导的一种哲学运动, 它要求在现象学直观的意义上澄清概念、提出问题并使问题得到原则的解决, 它“保留了对事实本身(Sache an sich)和对关于事实的研究的最后发言权。”<sup>[1]</sup>作为一种建立在直接观察和本质认识基础上的严格的哲学方法, 由现象学直观、现象学分析和现象学描述构成的现象学操作方法非常固执地要求“努力查看现象, 并且在思考现象之前始终忠实于现象。”<sup>[2]</sup>它探讨那些不为人注意的偏见、貌似的生活自明性。正是通过现象学的观察方式, 许多不言而喻的东西成为可疑的。

实际上, 胡塞尔的现象学不仅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 它更是一门全新的学科, 现象学是“一门既非仅仅与主体体验有关, 也非仅仅与经验客体有关的学

科; 一门既非仅仅包含在心理学领域, 也非仅仅包含在逻辑学领域中的学科。”<sup>[3]</sup>

胡塞尔指出:

纯粹现象学展示了一个中立性研究的领域, 在这个领域中有着各门科学的根, 一方面, 纯粹现象学服务于作为经验科学的心理学。它纯粹直观地——特别是作为思维和认识的现象学——在本质一般性中分析和描述表象的、判断的和认识的体验, 心理学将这些体验经验地理解为动物自然现实关系中的各种偶然实体事件, 因而只对它们做经验科学的研究。另一方面, 现象学打开了‘涌现出’纯粹逻辑学的基本概念和观念规律的‘泉源’, 只有在把握住这些基本概念和观念规律来历的情况下, 我们才能赋予它们以‘明晰性’……纯粹逻辑学在认识论或现象学方面的基础工作中包含了许多极为困难、但却无比重要的研究。<sup>[4]</sup>

与思辨哲学揣摩的、解释的、建构的思考方式不同, 也与诗化哲学创作的、想象的思考方式相异, 现象学哲学的思考方式是描述的、写实的和分析的, 在现象学哲学的研究中不是虚无缥缈的思辨和构想, 而是脚踏实地、细致入微地分析和描述。就此而言, 现象学是一门介于心理学与逻辑学之间、实证主义与形而上学之间、思辨哲学与诗化哲学之间的学科, 它致力于分析和描述经验主体与经验客体之间的构成与被构成的关系。

胡塞尔对现象学哲学的研究做出了天才的贡献。但正如法国现象学哲学家莱维纳斯所认为的, 由胡塞尔倡导的现象学并没有完全达到自己的目的, 即现象学没有成为一批研究者所从事的、带有最终结论的严

收稿日期: 2003-10-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2BZX058)资助.

作者简介: 牛正兰(1963-), 女, 甘肃民勤人, 副教授, 从事政治哲学和国际关系研究.

格科学。但它将一些哲学家联合在一起,使现象学成为一种共同的接近问题的方式。海德格尔运用现象学方法去追问存在的意义,法国哲学家萨特和莫里斯·梅洛-庞蒂则将现象学引向对人的生存境况的考察,波兰哲学家罗曼·英伽登以对文学领域的现象学分析著称,而马克斯·舍勒则通过对怨恨、羞感、性情(Gemüt)等心理现象的现象学分析,表现出对现代性的精神气质(现代人心之失序)及其与社会制度和伦理道德的特殊关注。

马克斯·舍勒是现代德语学界富有创造性的思想家,他哲思深邃、洞察敏锐,具有哲学、神学、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理论和思想史等多学科的知识修养,在他开拓新题的学术论述中,运用现象学方法,对伦理与心理之间关系的研究成为他始终关注的一个题域。舍勒认为,怨恨和羞感是两种不同的精神品质,前者是一种否定性的价值感,后者则是一种肯定性的价值感,两种心理现象在现代社会中价值感上的消长正好反映出现代伦理意识出现价值颠覆的品质问题。在《道德建构中的怨恨》(Das Ressentiment im Aufbau der Moralen)一书中,舍勒通过对怨恨意识的现象学考察,讨论了现代伦理意识与基督教伦理意识的差别,阐明了现代市民伦理的起源、形成机制和基本原则;在《论害羞与羞感》(Über Scham und Schamgefühl)中,舍勒区分了身体羞感与精神羞涩,并试图通过对羞感的现象学考察,弄清从“爱”向“怨恨”的转化而出现的价值颠覆的原因,并依此完成人心秩序和社会秩序之正当性基础的重新论证。

## 二

所谓“羞感”,是指人的指向超生物性目的的精神意向在回首自己的身体时,发现自己被束缚在一种深受时空限制的极其贫乏的动物性生存状态的心理情感体验和生存处境。羞感是人的一切感觉中最为独特的感觉,作为一种区别于动物的生命本能和生命感觉,它只存在于人的身上。舍勒认为,动物可能具有与人类相同的诸如畏惧、恐惧、厌恶和虚荣心等感觉,但动物基本上没有羞感。雄性动物接近雌性动物时,后者的婉拒或逃避实际上属于撒娇或买弄风情,而不能视为羞感的表现,动物“缺乏害羞和对羞感的特定表达”<sup>[5]</sup>。羞感体验作为一种独特的精神意向是和人的超动物性的思维、观察、意愿、爱等精神体验联系在一起的。

一般说来,神和动物不会害羞,因为害羞必须具备两个要素:身体和精神。神没有身体,动物没有精神。害羞总是在某人(或自己)面前害羞,亚当和夏

娃偷食禁果以神话的形式表达了害羞的实质:

受蛇的引诱,亚当和夏娃偷食了禁果,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神怕他们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旧约全书·创世记》)

那么,知识树和生命树究竟有什么象征意味呢?从宗教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圣经》中的知识树(tree of knowledge)和生命树(tree of life)主要是回答两个问题:(1)吃知识树的果子,是为了解决人成为人的问题;(2)吃生命树的果子,是为了解决生死的问题,即回答生命的有限性。这两个问题结合在一起,清楚地标示出神一人的异同问题。

为什么说吃知识果的宗教隐喻是为了说明人何以成为人的问题呢?原来,在古希伯来文中,“亚当”、“泥土”是同音字,意思是“人”;“蛇”和“知识”(knowledge)都有“性爱”(sex)的意思。在早期希伯来文化中,最深刻的知识就是性爱的知识(to know,性爱),例如,Adam know Eve(亚当认识夏娃),其含义是“亚当和夏娃同床”。就是说,在《圣经》形成时期的希伯来文化中,对一个人最深入的认识就是性关系,亚当和夏娃的性爱行为(to know)才能使他或她自知自己是一个真正的人。亚当和夏娃吃知识果即通过苏醒的性意识或性爱行为而自知自己为人。但他们不能像神一样永远活着,耶和华把他们赶出伊甸园而没有吃到生命树的果子,所以,人和神之间有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神是永恒的,而人必须担当起自己终有一死的命运,自觉到自己生命的有限性。换言之,人永远成不了神!

在西方人看来,人们的善恶、法律等观念都与自由意志相关<sup>[6]</sup>。圣经文化通过亚当和夏娃偷食知识果的宗教隐喻,既说明善恶的产生与人的自由意志的选择有关,也说明男女之间的性爱关系是人真正成为人的最终根据。偷食禁果之后的第一反应是:“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的,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隐即现,用无花果树的叶子以障其阴这一遮掩性动作实际上直接把性器官暴露在自我意识中,既标志着人类性意识的觉醒,也使得“羞感”成为人之为人的标志。就是说,人成为人的标志是在性爱关系中通过对性器官的自觉和性意识的觉醒而产生的羞耻感。

揭开神话对羞感神秘而形象的表达,可以看出,羞感总是根源于对某种理想的“应在之物”与现实处境的矛盾经历。人在上帝面前感到害羞,实际上就是人对自身——精神和身体——的矛盾境况的自觉。

因此可以说,“在人的精神个体的意义和要求与人的身体需求之间,人的不平衡和不和谐属于羞感产生的基本条件。惟因身体属于人的本质,人才会处于必须害羞的境地;惟因人在经历其精神的个体存在时,此存在从本质上独立于这样一个‘身体’,独立于可能出自身体的一切,人处于能够害羞的境地才是可能的。”<sup>[7]</sup>如此看来,人在神面前的害羞只不过是身体与精神之间矛盾境况的隐语表达,所以,“在X面前害羞”(X代表人或神)这一羞感的形式结构实际上意味着“人的身体在精神面前害羞”,用弗洛伊德的观点表达就是受Id(性欲望)支配的“自我”在“超我”面前的害羞,他是在他心中的“上帝”面前害羞。

在生命发展的等级世界中,羞感与生命的个体化程度关系密切。动物的性行为似乎是一种无选择行为,因为这在动物那里仅仅表现为繁殖本身,因而没有羞感;在人这一较高级的生命形式中,他或她具有了选择强壮而有美感的性伴侣,并在这种直觉引导下进行取舍的意向。如此,在人类这一生命形态中,性爱便与两个不同质的生命单位相联系,它不是单纯为了种类的维持,而是通过逐渐优化生殖力来重建个体生命,即柏拉图在《会饮篇》中所说的一切性爱均可追溯到一种重建一个整体的本能。因此,在人的生命形式中,性爱被看作是羞感的条件。人的具有选择意向的性爱与动物单纯的性本能或繁殖本能的区分是性羞感产生的必要前提。舍勒认为,在动物的生命形式中,感觉隶属于本能和行为冲动,繁殖隶属于个体生存的维持;通过繁殖对种类的维持隶属于提高种类的倾向。“只有当诸如个体化和价值选择之类的东西能够在繁殖过程之内出现……才为某种可能的性羞感的出现预先确定了空间。”<sup>[8]</sup>一般来说,动物使自己的性器官隶属于它的行动系统和神经中枢器官,而具有羞感的人则倾向于使性隶属于一个生命整体。所以,羞感现象只是存在于“精神—生命”的意识本质结构之中。

在舍勒看来,“羞感产生于较高的意识等级与较低的本能知觉的碰撞。”<sup>[9]</sup>一般说来,男人比女人更加深刻地体验到这种冲突,因为他认为自己“既在自然中”又有“在自然之上”。因此,穿衣以便遮蔽自己的性器官,这只是遮盖的结果而不是产生羞感的原因。羞感作为一种保护个体自我的必要性的感觉,是个体在回顾自身时,面对较低级的本能追求与较高级的普遍性冲突中进行价值选择时表现出的两种意识等级的对立,这种感觉分化出两种不同的形式:即身体或生命羞感与精神或灵魂羞感。身体羞感作为生命之爱是趋向愉悦之物的感官感觉的本能冲动,是人在

面对生命感官的本能感觉中产生的,因而性爱是这种生命之爱或身体羞感的集中表现;精神羞感则表现为精神和灵魂之爱的价值选择功能与生命本能之间的冲突,它是人面对精神人格、思想或神性存在时产生的,其目的是为了提高生命力。两种形式的羞感在本质上都是个体在面对普遍性时对个体自我的呵护。

身体羞感是精神性羞涩的先决条件。身体的羞感以感官和生命的本能感觉为前提,因而它普遍存在于人身上或人的发展的任何阶段;而灵魂的羞感则以精神性的个人之存在为前提,因而它不是人的普遍属性,就是说,并非每个个体或民族在其发展的任何阶段都存在着精神羞感。比如,具有无神论倾向的个人或民族就没有面对神性时的那种精神的、灵魂的羞感。但是,舍勒在《论害羞与羞感》这部未完成的著作中,只讨论了身体羞感,而没有详细论述精神羞感,海德格尔就此认为“在舍勒思想中有一条中断了的思想之路”。

今天的中国社会,对精神羞感的研讨具有重要意义。如果说身体羞感是廉耻之心的生命感觉基础,那么,精神羞感则是一切道德律令有效的灵魂保证。由于追求身体感官欲望的满足驱逐了一切精神性焦虑,内在良心缺失了超验神性的看护,精神性价值不再对生命个体具有形而上的牵引力,生命的沉沦与道德无序便成为现今社会的一种必然想象。

舍勒认为,人们常常将羞感混淆于羞感的表达,将身体羞感的自然表达(如脸红)混淆于它的人为表达(如穿衣)。如前所述,羞感是人的指向超生物性目的的精神意向在回首自己的身体时,却发现自己被束缚在动物性生存状态的一种心理情感体验和生存处境,没有生命本能与较高意识的精神冲突,就不会有羞感的发生,就不会有个体在面对精神普遍性时对个体自我的呵护。而脸红、穿衣等只不过是自然的或人为羞感的表达形式,其目的是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个体的身体,使其突出,引人注目,“没有遮蔽自己阴部的黑种女人甚至具有非常强烈的羞感”。如果传教士要求她遮蔽阴部,她会以一切自然的方式顽强地拒绝这样做,即使她后来违心地顺从了并跑到树林里躲藏起来,她最初还是不愿意穿衣服露面,她觉得她的族人会把裙裤当作某种使人注意自己阴部的东西,“一旦在自己的感觉中体验到注意力被引向那个部位,就会引起害羞”。所以,一切引人注目的行为和穿着,一切不得体的事情却多少带有不知羞的意味。

由于羞感现象只存在于“精神—生命”的意识的本质结构之中,因而,羞感与性别并无必然联系,就是说,男人和女人都具有羞感体验。但是,比较而言,

男人更具有精神的统一性,而女人更具有生命的统一性;男人具有一种纯真的、灵魂的精神羞感,而女人则更倾向于更纯贞、更温柔的身体羞感。这是因为,“精神与身体之间、位格与身体之间的比较明显的差距意识……是一切为灵魂所特有的羞涩的基本条件。”<sup>[10]</sup>男人在自我意识上要比女人更重视精神人格对身体的生命领域的超越,而女性则更愿意过一种自我中心化的生活,她的思想、意志和价值感受不会明显地转化为精神性的生命感觉,因而女性的生命中欠缺比较明显的精神与身体的二元论,在公事和私事、公众与私人、社会与个体的体验范围之间,女性的界限远没有男性明显。但是,正因为女性把精神活动与身体范围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她们才会比男性更容易混淆公私界限,更容易公开谈论自己的私人事务而无碍于羞涩;女人不太掩饰自己的隐秘生活,也不太看重别人的秘密,所以,她们会因唠叨、多嘴和饶舌而为男人所抱怨,但她们的生活比男人更天真、更坦率。

### 三

自古以来,人们一直对羞感持一种错误的认识,认为羞感不过是对一种本能的虚荣心和对暴露自己弱点的恐惧的道德解释。其实,羞感根源于对某种理想的“应在之物”与现实处境的矛盾经历,产生于较高的意识等级与较低的本能知觉的冲突。羞感的实质是自我感觉的一种形式,是一种“转回自我”的感觉。“性爱”等羞感只不过人所具有的“爱”、“感觉”等精神生活和心理生活的特殊情况,所以,不能将羞感完全归结为只与性相关的感觉,“正因为羞感绝不是一种社会性的感觉,所以它也不是纯粹的性感觉。”<sup>[11]</sup>“害羞”一词也适合于“面对自己感到害羞”,如一个怕羞的姑娘触摸自己的身体时会感到害羞,而灵魂的羞感则纯粹是一种面对自己的害羞。

羞感是一种“转回自我”的感觉。如果一种指向外部的强烈兴趣排除了对自己的自我意识和感觉,那还不一定产生羞感,而当注意力转回自我时,羞感才会随之产生。“知道被人注视”也不一定产生羞感,模特儿、病人在被画家或医生注视时是不会感到害羞的。因为模特儿觉得她不是作为“个体”被给出的,而是作为审美现象的场景和具有艺术价值的景物被给出的。病人或情人的情况也是一样,她们都认为自己是当作一般性或普遍物给出的。只有当她意识到自己被画家、医生或情人的精神意向作为“个体”注视时,她才会回转到自身并产生羞感。“回转自我”是引起羞感的原动力<sup>[12]</sup>。舍勒由此认为,羞感中既表现出对更高价值的向往,也表现出对沉入更低价值的恐惧,因而是

一种个体的自我保护感。这种感觉可以使我们为自己害羞,也可能“替”别人害羞。

羞感心理与谦卑感等心理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联系。羞感与谦卑都是一种自我感觉,一个没有谦卑感的人是不会有羞感的,尤其是精神上的羞涩感。在基督教语境中,人面对上帝所表现出来的谦卑心理感觉是灵魂的一种自觉姿态,也因此具有了在上帝的(精神目光)注视下的精神上的羞感。一般而言,人没有了在某种神圣者面前的谦卑,就不会有深刻的精神羞感,也最终会失去身体的羞感。现代中国,一切神圣者如最高价值、生命意义等一旦失去了它的光辉后,人也同时失去了敬畏和谦卑,既被征服和创造的欲望所驱使,又为自大和自傲的假象所蒙蔽,而作为伦理道德的心理基础的羞感也一同远离我们而去。我们不再“回转自我”用精神的目光关照自我个体,既不替自己也不再替别人害羞,因而也失却了对自我生命的保护感。

当然,羞感与谦卑也有区别:在羞感中表现出来的是个体对自我的保护或呵护姿态,它也许会成为个体对他人无声的请求或祈求;而谦卑则可能使人怀着爱而化入更高的价值并失去自己,比如基督徒在面对上帝的谦卑中所具有的失去自我的全身心的奉献。需要注意的是,某人在面对权势和地位时所表现出来的趋炎附势姿态,不是谦卑,而是谄媚,这种谄媚可能在外在形式上表现为类似于谦卑的姿态,但二者在精神的向度上有着严格的区别。最高精神价值在现代中国的失落,没有了对神圣者的精神趋向,谄媚和倨傲便成了我们时代在道德上的一种基本姿态<sup>[13]</sup>。

人的羞感与尊严感也具有深刻的联系。尊严感可能来源于对尊重、爱和声誉的追求,因而尊严感与人的功名心和虚荣心有联系。但是,如果人把对尊重、爱和声誉的追求当作自己全部生命的外在手段,而不是当作内在目的,或者把手段当作目的本身来追求,那么对尊重、爱和声誉的追求就不是为了实现人格的尊严,而只能导致尊严的丧失,人可能会把尊重、爱和声誉当作外在物质财富一样去追逐而寡廉鲜耻。所以,对尊重、爱和声誉的真正追求是与人的精神趋向相关联的,是把实现个体的尊严作为最终目的的,因而,羞感作为一种个体的自我保护感在本质上就是对自我尊严的保护和呵护,是“灵魂的天然罩衣。”<sup>[14]</sup>如前所论,羞感分为身体羞感和精神羞感。一个失去了精神羞感的人,一个不再保护和呵护自我生命尊严的人,也会失去身体羞感,尤其是性羞感。由于在日常生活中蔑视任何神圣的东西,失去身体羞感和精神羞感的现代人,在性爱中总是把性器官从人格整体中肢

解出来孤立关注,因而尽管人们到处滥用“爱情”的字眼,不管是仗于权势,挟于金钱,恃于名声,还是宣泄压抑,都公开蔑视爱情的神圣性,直接把自己和他人当作性欲的对象和工具相互招引。因此,性羞感与身体和精神的羞感以及尊严感之间密切关系的恢复,是赋予男女之间爱情关系神圣性的前提,或者说,人的尊严感实际上最根本地体现在对待家庭及男女爱情关系的态度上,而不是孤立地表现在人的社会地位和名声的拥有上。

这里,还应该将羞感与拘谨加以区别。拘谨是羞感的一种人为表达形式,一个人在求职或面对他人时会感到拘谨,在日常生活中拘泥而刻板,这常常被看作是害羞。实际上,拘谨带有羞感的意味,但拘谨这种表达形式已经丧失了羞感,并且不再符合实际的羞感表达的倾向。“拘谨的本质就在于故意坚持这种形式,即完成一种象征性的表达行为的形式,但不是以表达行为,而是以有目的的行为,即有意图的行为来完成,结果使行为一再在这种形式之中起作用,而使形式先于活动在现象上成为对象。”<sup>[15]</sup>因此,与其说拘谨是羞感的表达,不如说拘谨是一种有意的自我欺骗,拘谨混淆了羞感与羞感的表达形式,把羞感的表达形式当作羞感本身来坚持。如果说羞感体现为一种肯定性的价值感,那么,拘谨则表现为一种否定性的价值感。羞感是在对更高价值追求中回顾自身时对个体生命的一种呵护,而拘谨则是在他人评价性目光中对自我个体的厌恶和否弃。身体羞感针对的是身体上的优点和美,因而羞感的发现也是美的发现,这使得羞感(羞涩)具有了审美上的价值深度——爱欲的魅力。所以,羞感肯定的是“我”作为生命个体的独一无二性或自我高贵生命在意识层次的自觉,对生命高贵的意识越自觉,羞感就越强烈;而拘谨则是对“我”身上可能具有的缺点的担忧,是对“我”为什么不像或不如他人的心理反应和对自我真实的掩饰,因而拘谨之人表现出来的不是美和高贵生命意识的自觉,而是缺乏自信时的忸怩作态。因此,对羞感的肯定本身包含着对拘谨的克服与扬弃。

羞感与献媚也有区别。羞涩是美的,它通过对美的东西的掩饰无意识地指出美的品质的隐秘存在,柏拉图在《会饮篇》就已经指出过美的隐秘性质。美的隐秘性使人怀抱敬畏之情,所以,羞感不仅发现美,还表现为对一切美的品质的敬畏之心,“敬畏才会使人发现世界的价值深度,反之,没有敬畏心的人必定永远只满足于世界价值的表层维度。”<sup>[16]</sup>尼采说:美属于女人害羞的特征。舍勒指出:“女人的真正的羞态增强男人的爱,但是抑制本能。”<sup>[17]</sup>因为羞涩本身

就是高贵生命的特殊表达,它也只能诱使高贵生命趋于爱。所以,男人对女性的追求程度等同于他爱的程度,只要他在爱,他就绝不能违逆女人的羞涩,他的爱的表达而不是本能的表露,才能通过女性逐渐增强的回应之爱以正当的方式消除羞态。所以,好色之徒感受不到羞涩之美,而只觉得羞态抑制他的情欲,“如果一个女人向他表现出真正强烈的羞态,他就会立刻放弃对她的追求。”<sup>[18]</sup>根本而言,这是由于男人对女性的欲求意向指向本能的满足,而缺乏对女性羞涩所表现出的美的深刻敬畏。所以,在个体的羞感中,不仅通过女性显现出美的隐秘品质,而且显现了男女的审美态度。

与此相反,献媚完全在本能的范围之内,在动物身上没有羞感但却存在献媚。舍勒认为,“献媚仿佛只是模仿任何痒感的周期性过程,而痒感几乎无异于生命的感觉感受,它可以同样强烈地为其他一切(感官)感觉质和感觉形式及其附属刺激所激发。”<sup>[19]</sup>抓搔、摩擦性器产生的快感都属于痒感,它们普遍存在于动物和人身上。就人而言,“献媚缺少任何灵魂的和尤其是道德的意义,”<sup>[20]</sup>女性的献媚是对男人的性兴奋的刺激扩散和满足而实现的一种自然强化行为,它是一种严格符合痒感的生长法则的行为。但是,献媚也可以使自己伪装成羞感,如果献媚过程中做出并不存在的羞涩的模样,献媚就变成诱惑性的,有时使献媚的女性与羞涩的女性难以区分。然而,“献媚不可能唤醒任何一种爱。它只是激起本能,因此不可能呵护个体,而是相反,它危及带有它的个体……献媚变为一种在表达上对害羞的模仿。”<sup>[21]</sup>但是,献媚与羞感的差别是明显的:献媚没有羞感那种“转回”到自身的自我呵护,献媚的女人的精神注意力也始终明确而清醒地指向对方,但献媚的“诱惑”并非单纯是为了让对方性兴奋,而是在虚假的爱和价值伪装下别有图谋,其外在表现不同于粗俗但近似于轻浮。

舍勒还较为详细地讨论了性羞感的三个基本效能以及羞感与懊悔、骄傲、虚荣心等体验现象的关系。舍勒特别强调:羞感不是道德习俗的后果,而是道德习俗的基础,羞感是“良知起源的一个最重要的泉源。”<sup>[22]</sup>身体羞感作为生命之爱是指向愉悦之物的感官感觉的本能冲动,精神羞感则表现为精神和灵魂之爱的价值选择功能与生命本能之间的冲突,它是人面对精神人格、思想或神性存在时产生的,其目的是为了提高生命力。两种形式的羞感在本质上都是个体在面对普遍性时对个体自我的呵护。

但是,近代以来,人的羞感开始明显衰减了,这绝不是更高级的上升的文化发展的结果,而是种族退

化的一种心灵标志。在舍勒看来,近代以来的体验结构转型表现为工商精神气质战胜并取代了神学—形而上学的精神气质,实用价值与生命价值的结构性位置已经发生了根本转换。“对这一类型及其生命情感来说,世界不再是温暖的、有机的‘家园’,而是变成了冷静计算和工作进取的对象,世界不再是爱和冥思的对象,而是计算和加工的对象。”<sup>[23]</sup>现代社会正在衰减的羞感使一切身体和精神的情感关系都带上了冷静计算的功利主义特征,从而也使整个道德具有了功利主义性质。然而,按照着的内心法则,如果没有爱的传动,没有化入对方的心灵融合,任何委身行为都是压迫良心的罪过。而价值的颠覆和羞感的衰减使所有直接的生活共同体都以一个工于计算的获益者的社会为基础,“思想变成了计算”,身体变成了物体世界普遍机制的一个部分,一切生命价值都有在道德、法律上服从利益和机械的倾向。羞感的缺失使人的精神意向不再具有那种“转回自我”的感觉,我们不再“回转自我”用精神的目光关照自我个体,既不替自己也不再替别人害羞,因而也失却了对自我生命的保护感;我们的时代把对尊重、爱和声誉当作外在手段而不是当作内在目的来追求,这不是为了实现人格的尊严,而只能导致尊严的丧失,因为人在把尊重、爱和声誉当作外在物质财富一样去追逐时正在变得寡廉鲜耻;而敬畏之心的丧失,使我们难以发现世界的

价值深度,只满足于世界价值的表层维度。

“伦理学一直是舍勒哲学研究的中心。”<sup>[24]</sup>在他看来,近代以来人的道德意识正在被世俗社会主义所败坏,哲学伦理学必须担当起道德复兴的使命。但是,目前的道德哲学模式是无力承担这种使命的,因为真正的道德改造必须从改造个人的价值意识开始。从对羞感等价值情感现象的分析中,他突出强调了爱、谦卑、崇敬和尊严的道德价值,并积极倡导一种既有别于个人主义、又不同于集体主义的人格主义伦理学。在他看来,个人主义否定了人与人之间休戚与共的关系,而集体主义则使个人丧失了责任心,他试图通过“人格”来实现个人与集体的统一,重建具有责任感的人与人之间的休戚与共的道德关系。当代人类社会的道德实践处于一种危机之中。这一判断的本质并不表明我们对人类社会进步性质的怀疑,而是对社会转型过程中所表现来的道德状况的事实判断。“当代道德实践的危机症候表现为严重的道德无序状况,社会生活中的道德判断是主观的和情感性的,个人的道德立场、道德原则和道德价值的选择是没有客观依据的主观选择;与传统社会相比,德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已从中心位置退居到生活的边缘。”<sup>[25]</sup>舍勒的理论构想对于我国哲学、伦理学和心理学界等具有建设性的启示,只有通过诸如羞感等心理进行现象学分析,才能把我国的哲学伦理学研究推入新阶段。

### 参 考 文 献

- [1] 胡塞尔. 逻辑研究·前言[M].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8.6.  
 [2][24] 施皮格伯格. 现象学运动[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5.964.390  
 [3] 倪梁康主编. 面对事实本身——现象学经典文选·编者引论[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0.5.  
 [4] 胡塞尔. 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一分册)[M].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8.2.  
 [5][7][8][9][10][11][12][14][15][16][17][18][19][20][21][22] 马克斯·舍勒. 价值的颠覆[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2.165. 167. 173. 175. 271. 179. 181. 191. 200. 211. 213. 213. 214. 216. 216~217.265.  
 [6] 李朝东. 偷食禁果的秘密[J]. 世界宗教文化, 2003(1).  
 [13] 李朝东. 意志自由与责任承担[J]. 西北师大学报, 2002(4).  
 [23] 舍勒. 死与永生[A]. 舍勒选集(下卷)[M]. 上海: 三联书店, 1999.988.  
 [25] 牛正兰. 从契约伦理的视域看“以德治国”[J].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5).

## On Scheler's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Sense of Shame

NIU Zheng-lan LI Chao-dong

(School of Politics and Law,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Abstract:** The sense of shame is an emotional experience and an existential predicament a person undergoes when he is aware of his own confinement to a purely bestial situation, and exerts significant influence upon the formation of and conformation to the ethic principles. The sense of shame is categorized into physical shame and spiritual shame, the former being the sensual foundation of the sense of shame and the later the guarantee of the efficacy of all moral commandments.

**Keywords:** sense of shame; experience; humility; dignity; sycophancy

(责任编辑:寇 甲)